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6 讲， 走出历史的阴影，消除神话

© 2024 凯文·弗雷德里克和特
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六节课，走出历史的阴影，破除神话。

这篇布道的经文来自《提摩太前书》第 1 章第 3 至 5 节。聆听上帝的话语。我劝你留在以弗所，就像我去马其顿时所做的那样，这样你就可以教导某些人不要教授任何不同的教义，不要沉迷于神话和无尽的家谱，这些只会助长猜测，而不是通过信仰而了解的神圣训练。但这种教导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来自纯洁的心、善良的良知和真诚的信仰的爱。

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保罗写这些话给他的门徒提摩太，是为了警告他和其他新皈依基督的人，要始终关注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而不要陷入强调自己的家谱或与基督信仰毫无关系的神话起源故事的思维模式。

这样做就是试图根据血统或成就来建立自己的可信度，而不是根据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而揭示的三位一体上帝的爱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在探索瓦尔登斯运动的起源时，主要历史叙述有两种不同的叙述，它们都以瓦尔迪兹的生活为基础。此外，每种替代叙述中都存在几种变体，这往往会让历史学生感到困惑。

瓦尔多派运动的建立与起源故事密不可分，其中包括 9 世纪都灵一位名叫克劳德的特立独行的天主教主教的教导。还有一个更古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的故事。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君士坦丁给教会的礼物的故事。

据说，君士坦丁去世时，曾于公元 4 世纪初将罗马帝国的一半领土遗赠给了教皇西尔维斯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者已经确定，君士坦丁捐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最初由罗马天主教会在公元 8 世纪创造，作为教会向罗马教会内外批评者证明其大量财富和财产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这个叙事神话最初编造于公元 8 世纪，几百年后，瓦尔多派信徒对其进行了润色，强调了瓦尔多派所定义的早期教会内部与罗马天主教会古老的分裂的起源，罗马天主教会接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并从中受益。所以说罗马教皇不是使徒彼得的继承者，而是君士坦丁的继承者。君士坦丁捐赠的神话被进一步修改，以暗示存在一个鲜为人知、规模较小但忠诚的教会残余，他们强调关注基督的仆人事工的重要性，并以贫穷和谦卑的誓言为标志。

从 13 世纪末开始，瓦尔多派信徒广泛口头传播了君士坦丁捐赠的修改神话。如下所示。在君士坦丁捐赠之前，教堂是神圣的，当时西尔维斯特一世接受了捐赠，而西尔维斯特的一位同伴拒绝并离开了他。

慢慢地，大部分教会陷入邪恶，而一小部分教会坚持真理。这是对反对罗马的解释的第一阶段，也是捐赠时较小的圣教会分裂的历史根源。而后一阶段将由瓦尔多派带头，尽管不一定与他们同时发生。

那些指出这一起源故事的人坚持认为，真正的教会的见证从使徒时代一直延续到相对较小的基督徒群体的忠实见证，而这些基督徒本身就是基督的真正追随者，是瓦尔多派的祖先。这一神话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最早出现在 1367 年成书的《选民之书》中。1367 年的书信详细阐述了罗马教会在捐赠时发生的分裂，当时君士坦丁在 325 年将罗马帝国的一半财富赠予罗马教会。

据称，教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一方是西尔维斯特一世，他接受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财富和土地，另一方是少数忠实信徒，他们坚定地宣称贫穷，希望保持教会的纯洁性。《选民之书》记述了那些代替使徒的人的事迹，而《使徒行传》也刻意呼应了这一点。几百年来，瓦尔多派的起源故事一直难以准确确定。

部分原因是，罗马教会曾将瓦尔多派的大量历史记载用作其异端的证据，审判结束后，宗教裁判所将这些记载烧毁。我们来探究瓦尔多派故事起源的历史事实。人们早已认识到，1172 年里昂的瓦尔多·瓦尔迪兹（Waldo Valdez）是瓦尔多派运动的创始人。

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他的存在和他发起的传教活动，该活动源于里昂周边地区的饥荒。还有证据表明，瓦尔多的追随者和都灵的克劳德的教义之间可能存在神学基础，克劳德于公元 817 年被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为都灵主教。克劳德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福音派基督教领袖，也是一位精明而有洞察力的圣经学者。

克劳德根据自己对旧约和新约圣经的解读，反对天主教对圣像的崇拜。他力图将圣像从其教区内的所有教堂中移除。他宣扬信仰的正当性这一教义。

克劳德还否认炼狱和对遗物的崇拜，并拒绝朝圣作为忏悔手段的有效性。克劳德在教区内教堂中扔掉了受人尊敬的圣像，他说，如果人们希望崇拜十字架，因为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也应该崇拜马槽，因为他躺在马槽里，或者崇拜驴，因为他骑在驴上。没有现存的历史证据或文件提供克劳德的教义与 12 世纪沃尔多和里昂穷人的出现之间的直接历史联系。

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徒可能将克劳德非正统但符合圣经的信仰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然而，由于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克劳德和后来布雷西亚的瓦尔多和阿诺德的信仰和实践相似，因此无法轻易推断克劳德直接影响了瓦尔多和阿诺德。信仰上的相似之处很可能是通过研究同一信仰来源（主要是新约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得出的。

克劳德之后 300 多年，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开始在米兰附近的伦巴第地区聚集小社区，毗邻都灵教区。阿诺德曾师从彼得·阿贝拉尔，开始构建基督教信仰和社区模式，该模式以成为基督的门徒并与邻居分享财产为基础。阿诺德仔细研究了《使徒行传》中揭示的早期教会的教义。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组织了一个与富裕的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仰和实践不同的信仰团体。虽然克劳德主教不能被归类为瓦尔多派，但他作为罗马天主教主教的宣言与瓦尔多派的基督教信仰的平行推论是不可否认的，克劳德的信仰可能影响了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使他们发展了自己的信仰团体。顺便说一句，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意大利瓦尔多派教会将其官方出版机构命名为 Claudiana Press，以表彰都灵主教克劳德的圣经见证。

这是当代瓦尔多派信徒深为重视的一种信仰联系。至少，人们可以推测瓦尔多派信仰的几项原则与 8 世纪克劳德主教的教义有相似之处。然而，断言在克劳德主教时代有一个有组织的信徒团体，并且从 9 世纪到瓦尔多开始传教的 12 世纪，这个团体一直保持完整、独立，与天主教会分离，这仍然是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神话的创作原因。有迹象表明，《选民之书》的匿名作者认识到，在一个仍然高度重视口头交流的社会中，需要一份瓦尔多派历史的书面文本。它的写作方式使其易于记忆和口头传达，成为当时分散在西欧各地的瓦尔多派教徒的教育工具。

他们需要一部无需依赖书面文本就能轻松背诵的历史。在整个历史中，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经常销毁瓦尔多派的记录、著作和书籍，这使得口头传统对于保存瓦尔多派的起源更为重要。随着世代的流逝，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更自由地重建过去。

这种方法导致对神话进行了大量修改，因为后代试图追溯他们信仰的起源。

《选民之书》是一本非常简短、充满诗意的文献。其中一些是用断奏节奏短语写成的，在瓦尔迪兹伯爵的一生中最为尖锐。

文本简洁且节奏感强，都表明这是一本专为记忆而编写的文本。《选民之书》中的叙述本质上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证明贫穷和贞洁的誓言以及传教的号召是正当的，并且它们在瓦尔多派巡回传教士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书还具有启发意义，它鼓励所有信徒在罗马天主教会迫害面前坚定不移，因为早期的使徒教会也曾遭受罗马帝国的迫害，从而证实了瓦尔多派认为自己是真正教会的忠实残余，与富裕的罗马天主教会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的合法性。

从 13 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到教会批准的一波又一波迫害，将自己描述为教会真正残余的叙述一直支持着他们的忠实见证。君士坦丁赠予西尔维斯特的神话的后来修改可以通过观察《选民之书》后续版本的变化来追溯。瓦尔德斯在 12 世纪被提及，但直到 14 世纪才有关于瓦尔德斯名字的记录。

在 1367 年出版的《选民之书》第一版中，12 世纪的瓦尔德斯首次以彼得这个使徒名出现。到了 1420 年，在后来对《选民之书》的修订中，一个名叫彼得·瓦尔德斯的人首次被介绍为 14 世纪教皇西尔维斯特的同时代人。在该版本中，据称彼得·瓦尔德斯不是瓦尔多派运动的创始人，但被认定为西尔维斯特的同伴之一，他在捐赠时成为真正教会的保护者，这实际上暗示了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的创立。

此外，在 15 世纪初，另一本瓦尔多派手稿问世，其中将一些布道文归于一位名叫彼得·瓦尔德斯的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从这些修正主义历史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有关瓦尔多派起源的故事在整个 14 世纪和 15 世纪被反复修改。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瓦尔多派见证历史被修改的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场迫害在数百年间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 1215 年，瓦尔多派运动及其追随者被天主教会定为异端之后，教会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检察教会法庭系统（即宗教裁判所）将愤怒发泄在瓦尔多派身上。宗教裁判所最初是为了摧毁卡特里派的二元论异端而建立的，从此将怒火全部发泄在瓦尔多派的追随者身上。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宗教裁判所广泛组织和规范了教皇分发给所有宗教裁判所的书面指导手册的编写。为了统一对宗教裁判所的有效起诉，宗教裁判所最终被专门分配给天主教圣多米尼克教团。

在多米尼加人的统治下，天主教会拥有了将所有异端者绳之以法的最有效工具。多米尼加人协调教会与民事法官的努力，惩罚异端者，最常见的方式是处决和火刑。1480 年代，在位的教皇英诺森八世在成为教皇之前曾担任过宗教裁判官，他呼吁对瓦尔多派进行圣战。

他这样做，充分发挥了教会的愤怒，要彻底消灭每一个瓦尔多派信徒。瓦尔多派十字军在卡塔尼奥副主教的领导下，重点攻击了科蒂安阿尔卑斯地区的瓦尔多派社区，结果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它给成千上万面临残酷和不人道迫害的瓦尔多派受害者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从 13 世纪中叶多明我会的权威下成立宗教裁判所开始，不仅成千上万的瓦尔多派信徒的财产被没收并卖给了罗马天主教徒，而且许多瓦尔多派信徒还遭受酷刑，常常因信仰而被烧死。天主教会认为，焚烧异教徒的尸体，当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他们就没有肉体可以复活。在宗教裁判所成立初期，他们甚至焚烧那些死后被认定为瓦尔多派信徒的人的尸体。

瓦勒度派儿童经常被罗马天主教牧师和教会领袖从家庭中偷走，并由教会抚养长大，以信奉罗马天主教教义。数百年来，迫害给整个瓦勒度派运动和每一位瓦勒度派信徒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作为加强迫害中领袖和信徒信仰的一种手段，《选民之书》通过与耶稣的教义和早期使徒信仰团体的直接联系，巩固了瓦勒度派运动的持久遗产。

在反思瓦尔登派历史的神话理解时，彼得·比勒写道，历史可以被清晰地记住，但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技巧而被简化和混淆，并在通过个人朋友的思想棱镜时以多种方式着色和倾斜。所有这些衍生最终表明，在那个时代，历史被广泛使用来安慰信徒，帮助他们度过迫害的痛苦和绝望。瓦尔登派传教士、巴尔巴和他们分散的信仰社区的坚定性不仅经受住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无情迫害，而且后来在法国萨伏依国王组织的联合军事攻击中幸存了下来，这场攻击持续了 500 多年，经历了 33 次有组织的迫害。

在那段时期里，正是巴巴强调基督所体现的谦卑与以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中心的信仰相结合，引导着瓦尔多派人民努力保持对信仰的忠诚。古代神话是在如此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对于瓦尔多派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来说，它们成为他们即使在死亡时刻也能坚持的坚定而切实的信仰的必需品。如果没有对他们事业神圣性的信仰，没有与基督及其原始信徒的直接联系感，瓦尔多派运动在几代人的无情压力下，就会像中世纪其他运动一样，被罗马天主教会视为异端。

在新教改革的最初几十年，随着新教逐渐确立其可信度和合法性，相当多的新教学者指出瓦尔多派是他们的宗教先驱，并吸收了有关他们起源的神话。新教徒将瓦尔多派视为自己信仰的先驱，并将他们视为真正教会的维护者。早期瓦

尔多派历史学家约翰·莱杰和塞缪尔·莫兰在 17 世纪初编纂的瓦尔多派历史中提到了许多有关他们起源的神话。

他们利用当时所理解的史学工具，编写了瓦尔多派社区第一部被记录下来的主要历史著作。两位历史学家都严重依赖前几代人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以保存可信的历史。当时，将历史准确性与长期以来尚未得到支持的关于自我认同的历史信念相结合是一种可接受的史学方法，这种信念出现在地下活动、地理隔离和迫害的情况下。

今天，历史可靠地证明，瓦尔多派运动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是异端的唯一基督教运动，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宗教改革之前，瓦尔多派由他们的传教士巴尔巴领导，他们最有效、最准确地向基督教信徒传达了耶稣的教义以及他的生平、死亡和复活的影响。在那个时代，瓦尔多派忠实地见证了耶稣的教义和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指示。

这种教导的目的是培养出纯洁的心、良知和真诚信仰的爱。这种信仰和实践的本质仍然是当今忠实的基督徒见证的核心，就像在每个时代一样。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阿门。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六节课，走出历史的阴影，破除神话。